满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读《满族的部落与国家》

关嘉禄

在满学研究领域中，满族史作为中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满族是继蒙古族之后，在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建立起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在清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以满族为主建立的清朝，继承了历代封建王朝的丰厚遗产，但在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中，又具有不同于前代的许多特征。对此，若不深入研究满族的早期历史，则往往难以阐明。1988 年出版的张晋藩、郭成康先生合著的《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是一部研究自努尔哈赤建国（1616 年）至清开国时期政治与法律制度的专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堪称拓荒之作。继是书之后，经清史专家李治亭教授慧眼推荐，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出版了刘小萌撰著的《满族的部落与国家》一书。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广泛吸收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全新的视角，对满族从部落到国家形成的过程及特征，进行了深入系统具有创见性的考察和研究，它不仅是满学研究的一项新的可喜成果，而且对早期满族史、清朝制度史及政治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刘小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80 年代初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系，后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满族史硕士研究生。在王钟翰教授的精心培养下，他刻苦治学，勤于思考，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基础。80 年代中，经王钟翰教授推荐，他先为著名蒙元史专家蔡美彪教授助手有年，后考取了蔡教授的在职博士生。在造诣精深的名师指导下，他的思路更加开阔，学业大有长进。他所撰写的《满族的部落与国家》一书是在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倾注心血，历经三载，反复修改增订而成的。全书 28 万字，共分四章，其中第一章是作者倾注心力最多之处，重点考察元末以迄 15 世纪末满族先民的氏族部落组织和管理机构。其余三章论述各有侧重，前后呼应，浑然一体。最后得出满族从部落到国家演进的若干结论。通览全书，我认为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观点鲜明，论证精辟。全书富有理论色彩，却又毫无说教之嫌，史论结合也恰到好处。如关于部落组织的论述，作者援引《满洲实录》称布库里雍顺被三姓人推举为主后定国号为满洲。作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国”(gurun)，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国家，而是泛指部落集团，由三个氏族共组的一个部落集团，还属于部落组织的早期形态。马克思曾经指出：“古代各国的部落都建立在两种方法上：有的按氏族，有的则按领土，按氏族特征组成的部落，比之按领土特征形成的部落，较为古老，而且前者几乎到处都被后者所排斥。”（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据此作者得出结论：这种由一定数量的氏族所组成的部落形态在有明一代的“野人女真”诸部中是到处存在的。又如：作者在分析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特点时，从而得出满族国家形成中规律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特点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由于所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类型、历史条件不同，发展道路呈现不同特点，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一致的：都经历了由蒙昧、野蛮进入文明的过程，都或迟或早地经历了血缘组织转入地缘组织，由原始的集体所有制到私有制，由血缘关系到阶级关系的发展。所有这些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均证实了历

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

其二,勇于突破,卓有创见。本世纪以来,国内外满族史、清史学界发表了不少关于明代女真和清入关前满族历史的论著,一些观点或被认同,一些观点存有分歧。作者对此全面分析,深入探讨,深思熟虑,提出己见,显示了充满活力的理论探索和严谨审慎的治学精神。如关于穆昆塔坦的性质,日本研究满族史的学者对三大穆昆的组合多称为“族制的国家”或“氏族制国家”,有的学者则认为穆昆塔坦制是“封建的族制国家”。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这一组织形式可否称为“国家”,姑置勿论,将它与血缘组织视同一体,似乎不妥。作者通过对第一穆昆内额亦都等人多与努尔哈赤异姓的分析,指出尽管穆昆的本义是“族”,但从穆昆本身考察,显然不是单一血缘组织。从而得出结论:努力尔哈赤的穆昆塔坦并非血缘组织性质,而是以传统社会组织为其外壳的权力组织,它事实上已成为部落联盟的核心。又如关于满族统治家族与家产继承相关的政治权力继承的问题,作者通过对“长子析居,幼子守户”的深入剖析,对于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先生依据满族的幼子继承遗产的风尚推测“其政治权力按惯例也是由幼子继承的”这一结论,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作者指出:在明代女真社会里,酋长的地位往往按功绩、才力而定。酋长的继承形式,或取兄终弟及,或取父子相袭。而无论在哪种场合,因年长的分家子在资历、经验、才能、声望、实力上一般要胜出幼子一筹,在继承政治权力方面显然更具优势。再如,作者通过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法律的对比分析,深刻指出: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并不是发端于统治者的主观意愿,而是社会深层结构——首先是经济关系演变作用的结果。满族社会由农奴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正是通过如此一点一滴的量的积累,最终将实现质的突破。此外,作者对努尔哈赤“共治国政”及“满族国家机关的两个来源”、皇太极时期社会组织的多元化等问题都具有独到见解,读来颇受启迪。

其三,不由成蹊,视角广阔。为充分揭示满族的部落与国家的本质特征,作者构思缜密,布局新颖,采取了大时空、多视角、全方位综合论证的研究方法,可谓独辟蹊径。作者研究的问题时间跨度大,并不局限于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崛起的 50 年间的历史进程,而是追本溯源,从 13 世纪上半叶元末明初之际开始,一直延续到 17 世纪中努尔哈赤的继承者清太宗皇太极天聪崇德年间。再则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除探讨以建州三卫和海西部为核心的满族共同体外,还扩充到居住在整个东北地区,凡与满族有一定血缘关系以及和历史传统文化渊源有关的通古斯语族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各民族,甚至包括阿尔泰语系的突厥、回纥、蒙古、朝鲜各民族在内的相互关系,其中尤以满族共同体受蒙古族各方面的影响尤多,正如书中所说“比较先进的蒙古制度,曾是努尔哈赤建国过程中学习模仿的主要对象。”作者注意从语言、文化、风俗、经济、政治、法令、婚嫁诸方面,开展全方位比较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其四,旁征博引,史料翔实。作者在前言中详细介绍了与本课题有关的汉文、满文及朝鲜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书后注明近百种引用的主要文献目录,从中可以看到正当壮年的作者谦虚好学、严谨不苟的治学风貌。由于作者兼通满文、俄文和日文,因此广搜博引,多方钩稽,论证有据,章章可考,显示了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较强的文字能力。本书作者在史料运用方面启示我们:清史和满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亟需专业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尽量多掌握一些外文和民族语言文字,这对我们的事业将大有裨益。